

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——装幌子的武大郎(之二)

□胡杨

(上接1月18日A11)上回,我们详细分析了武大郎平时卖炊饼的时间,和那天雪后的下午提前回家的时间。

各位看官,我们之所以要啰啰嗦嗦地算这笔时间账,只是因为那天雪后的下午,武大郎的回家时间,显然是不合常理地提早了。以致如此精明的潘金莲,到了楼下的厨房,还没想到要去下了那大门的门栓,武大郎就回家来推门了。

所以,小说才会这样描写听到武大郎推门声音的潘金莲,“那妇人慌忙开门”。这一个“慌忙”,既写出了潘金莲的紧张,也写出了武大郎的不安。

兰陵笑笑生显然发现了《水浒》小说里武大郎回家时间的不正常。所以在《金瓶梅》里,他把“未牌时分”当成是个笔误,改成了“申牌时分”。殊不知,《水浒》小说这一细节的设置,其实正是小说编写者驾驭人物形象的高超之处。小说编写者正是通过这一时间细节的设置,写出了武大郎内心的阴暗。

各位看官,你千万不要说武大郎之所以会提前回家,只是因为下雪之后生意不好做,也千万不要说这只是武大郎的无心之举。其实,武大郎提前回家是有明确目的的,那就是他要来捉武松与潘金莲的奸。

因为,武大郎早已从潘金莲对武松不同寻常的热情之中、从这一天潘金莲要赶着他出门去做生意的奇怪举动之中,感受到了自己婚姻的危机。

武松是个聪明人,所以他一眼就看穿了武大郎早归的心思。但是,作为一个非常尊重兄长的小弟,他又怎么能够点破武大郎心中的这层窗户纸呢?所以,面对武大郎的问话,武松只能沉默以对了。

小说写道:武大郎撇了潘金莲,来到武松房里叫道:“二哥,你不曾吃点心,我和你吃些个。”

武松听了之后,只是不做声。然后,武松又寻思了半晌,便起身脱了丝鞋,依旧穿上油膀靴,着了上盖,带上毡笠儿,一头系缠袋,一面出门去了。

武大郎又叫道:“二哥那里去?”

武松也不管理武大郎,自顾自地竟自走了。

武松回到县衙以后,就叫了一个土兵拿着条扁担,来哥嫂家里搬取行李。武大郎又赶出来追着武松叫道:“二哥,做甚么便撇了去?”

这时,武松就开口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:“哥哥不要问,说起来,装你的幌子。你只由我自去便了。”

武松话里的“装幌子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?李鉴堂的《俗语考原》是这样解释的:“北人以事物专饰外观谓之装幌子。亦曰装样子。”所以,武松所说的“哥哥不要问,说起来,装你的幌子”这一句话的意思,就是“哥哥你不要问了,说起来,你这是在装样子了。”

武松的这句话,可以说是既戳中了武大郎内心的痛点,又保全了武大郎作为兄长的面子。那么,武松为什么要说武大郎“装幌子”呢?

武大郎可以说是个残疾人。小说写道:“这武大郎,身不满五尺,面目丑陋,头脑可笑。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,起他一个诨名,叫做三寸丁谷树皮。”

所以,当那王婆让西门庆猜猜谁是潘



绘画 吴玉涵

金莲的老公时,西门庆一连猜了三个人,也都没有猜中。然后,那王婆就大笑道:“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。他的盖老,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。”

王婆这一句“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”,就生生地写出了武大郎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。可以这样说,无论是原先在清河县,还是现在到了阳谷县,他武大郎始终只是一个毫无社会地位可言、总让人嘲笑的小人物。

武大郎天生的生理缺陷,再加上卑微的社会地位,造就了武大郎内心极度自卑的心理。而这极度自卑的心理,又使武大郎变得异乎常人的敏感。

武大郎娶了潘金莲之后,清河县里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,就常来武大郎家里骚扰,叫道:“好一块羊肉,倒落在狗口里!”但是,自卑的武大郎选择的并不是当面抗争,而是消极逃避。武大郎只是把自己的家从清河县里搬到了阳谷县的紫石街,以图个清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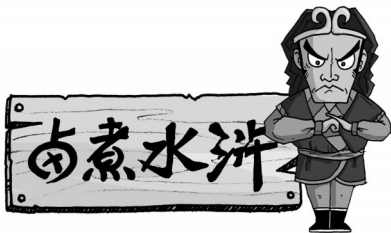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,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武大郎竟然还向潘金莲刻意隐瞒了武松这个自家兄弟的存在。因为,自卑的武大郎不想让潘金莲知道,自己还有武松这样一个伟岸的同胞兄弟。

所以,当潘金莲最终感到武松对自己的决绝态度之后,就气急败坏地说道:“我当初嫁武大时,曾不听得说有甚么阿叔,那里走得来!‘是亲不是亲,便要做乔家公’。”

因此,我们可以这样说,当自卑而敏感的武大郎,看到潘金莲当着自己的面频频向自己的兄弟武松示好的时候,他的内心应该是痛苦而愤怒的。于是,武大郎就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来教训一下兄弟武松,好让他能够悬崖勒马,趁早收手。

在婚姻与手足之间,武大郎选择的是婚姻。所以,就有了那个雪天的下午,武大郎未牌时分的早归。

但是,当武大郎推门进来,看见潘金莲两眼哭得通红的时候,武大郎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也就落了地。所以,他会假惺惺地责备潘金莲道:“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,从来老实;休要高做声,吃邻舍家笑话。”接着,武大郎就撇了潘金莲,装作没事人似的来找武松说话。



对这样一个可怜又可叹的兄长,武松又能说什么呢?所以,武松只能隐讳地对武大郎说了一句“哥哥不要问,说起来,装你的幌子”这样的话,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。

“你只由我自去便了。”这便是武松处理这场家庭危机最好的办法。所以,后来武松去东京公干之前来向哥嫂辞行的时候,武松就学乖了。

小说第二十四回写道:

且说武松领下知县言语,出县门来,到得下处,取了些银两,叫了个土兵,却上街来买了一瓶酒并鱼肉果品之类,一径投紫石街来,直到武大家里。武大恰好卖炊饼了回来,见武松在门前坐地,叫土兵去厨下安排。

你看,武松这次再来哥哥武大郎家的时候,发现武大郎还没有回家,武松索性就连门也不进,只是独自坐在家门口,等着武大郎的归来,免得敏感的武大郎又心生猜忌。而潘金莲此时正独自一人楼上涂脂抹粉,重整云鬓。

各位看官看到这里可能要问了,这武大郎为什么要对武松“装幌子”呢?我觉得,武大郎之所以要对武松“装幌子”,应该是有这样两个起码的考虑:

一是,武大郎不想让武松和潘金莲发现自己内心的龌龊。敏感的武大郎,他希望通过“装幌子”的方法,来好好掩饰一下自己早归的行为,以便能在武松和潘金莲面前维护好自己的形象。尽管他早归的目的,竟是如此的下流不堪。

二是,武大郎还是非常看重武松这个兄弟的。虽然,在亲情与婚姻之间,武大郎选择了婚姻。但是,武大郎一发现自己误解了武松的为人之后,立马就装作没事人似的,要去与武松打哈哈。因为武大郎不想失去了武松这个兄弟,毕竟是兄弟情真。

所以,武松虽然早就看穿了武大郎的心思,但是武松只是装聋作哑,故作糊涂,并没有再去计较武大郎“装幌子”的行径。在去东京公干之前,武松又细细叮咛了武大郎一番。然后就告辞回去了。

小说写道:

武松拜辞哥哥,武大道:“兄弟去了,早早回来,和你相见。”口里说,不觉眼中堕泪。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,便说道:“哥哥便不做得买卖也罢,只在家里坐地。盘缠兄弟自送将来。”武大送武松下楼来,临出门,武松又道:“大哥,我的言语,休要忘了。”

送别武松时,武大郎竟然流下了眼泪。这是武大郎唯一的一次垂泪。但是,他们兄弟俩谁也没有想到,这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的相见。

虽然,武松原谅了武大郎的“装幌子”,但是那个潘金莲,终究还是因了自己无尽的欲望,最后把武大郎送上了不归路。

这,就是潘金莲的恶了。